



草木之夏

□ 吴继红



夏天,是草木的夏天。
你看,草们总是卑微地匍匐着身子,努力伸展着腰肢,风来迎风,雨来接雨。柔弱却又坚韧,平凡却又充满着力量。看似卑微貌不惊人,却又总能让人刮目相看。

或许,你曾怜悯它的柔弱,爱惜它的纤细,但却不知这小小的身躯里充满着野心和力量。一不小心,一大块地盘就会被它们占领。迅速地,无声无息地,却也果敢决绝地。如果说春天的草是羞涩的豆蔻少女,那么夏天的草就是一个任性泼辣的女子。一旦占领,她的地盘便再也不容其他的植物染指。

立夏已过,雨水丰沛,阳光充足,草们吸足了阳光雨露,尽情疯长不惧动物的啃噬,也无谓人们的野火和镰刀。

夏天是上苍给它们的垂怜,阳光雨露面前众生平等。它们抓住一切机会扩充地盘,生根长叶,蓬勃繁盛。因为它们知道,错过了今夏,就再也不是今年。这世上,又有多少时光经得起等待和蹉跎?

你看,抓地龙这个骨节分明的乡下汉子,瘦骨伶仃的身体里蕴藏着无穷无尽的气力和能量。它身形如竹节,在竹节的接头处又伸出几根小爪子一样的触须,这些触须见到泥土就扎根。它就那么匍匐作战,步步为营,安营扎寨。哪怕剩下一个小触须,一场雨水过后就又是一片葱茏。莎草的叶子像韭菜,根长得很深。把子叶割了不久就会长出新的来——“斩草不除根必留后患”,我总疑心说的就是莎草。不过,似乎所有的野草都有这个特性,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在这一点上,它们比庄稼强得多。河坡上的葛巴草鲜嫩而多汁,是牛羊最好的食物。一拮来长,匍匐着身子。草尖上开白色的花,小小的,如同散在碧绿草里的一只只白色小眼睛,又像是绿色天幕上闪烁的小星星。

夏天刮风的时候总是很多。河道

里无遮无挡,风大些时,透过荆条棵子,你会看到低伏的草像千万条绿蛇在逶迤爬行。草们被风吹得露出了背面的灰白,像画家画布上涂抹的色块,每一笔都竭尽全力,充满悲愤和激昂。可一转眼,它又像是一群腰肢柔软的舞女,把细瘦的身子向后面仰回来,再仰回来——荆条的藤蔓,和那些在风中飞速前进又飞速撤退的草们,那一刻,它们都是风的兵士。头顶上是蓝天白云,阳光依然明晃晃的,所有的云朵甚至都还在午睡,可是谁也不知道,草丛里刚刚已经过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哗变。

风吹过的草丛里,间或有一两只受惊的鸟,炮弹一般射向空中。草丛里有野鸡、云雀、斑鸠,还有其他一些鸟类的家。草丛里还有什么呢?有蚂蚱。黄色的“老飞头”,身体肥大,飞得又快又远,它有时也喜欢猫在豆地里。有“老扁担”,通体碧绿,头尾尖尖,烧熟了一

肚子黄色的籽,吃起来面甜。还有“蚰蚰蚰”,通体黑色,头顶两根细细的触角。我们把它们捉住,再用牛草杆从颈部穿过烧了吃。最有趣的是一种叫做“铁水牛”的虫子,用绳子系了身子,看它们分成两派打架,长长的触须威风凛凛,小小的一只就抵得上一支队伍。

风就这样无数次吹过河流、田野、村庄和草地。草是绿色的火,在夏日的风和雨里扩展。村庄和田野是静默的河,在夏日的风里和日里静默。不过,无论刮多大的风,河面上都平静依然,走近了才看到有细碎的波纹。

小时,我曾无数次低矮着身子在草丛里用镰刀斜着割草,在草里打滚捉蚰蚰和蚂蚱,坐在草上从河坡高处滑到低处。

此刻,蓝天依然,阳光依旧,甚至风还在河道里放肆地吹,可是我知道,有些东西永远不能再回来。

旧时夏日凉幽幽

□ 谢文龙

酷暑难耐,热得人直呼吃不消,就连动物园的动物们神情也是恹恹的。想想少年时代,那时整个夏天都是凉幽幽的呢。

早晨起来,父母亲已经趁着早凉外出干活,锅里留的稀饭也已经凉了好一阵,就着凉拌的黄瓜、菜瓜,或者盐水毛豆等小菜,“吸溜、吸溜”地喝上一两碗,一夜的闷热顿时化为无形,整个人都精神了起来。

磨蹭到八九点钟,太阳就像一个孩童长成了青年,脾气越来越大,温度就越来越高,再不下地去摘瓜割菜,就要吃太阳的“苦”了。到了菜地,架子上的豇豆、西红柿、黄瓜、丝瓜,地上的韭菜、苋菜、小青菜、冬瓜……它们就像是老朋友一样,天天见面。哪些今天就必须收割采摘回去,不然就老了;哪些过两天才会成熟,还可以等等;哪些菜急需补种,要不然就要断档。昨天已经摘过什么,今天要割什么,明天准备吃什么,心里非常清楚。别看我们还是学堂里

的孩子,生活已经教给我们经验,应付贫穷又平常的日子,还是轻而易举的。

菜地里四处有风来,还有瓜架的阴影遮挡,连汗珠子都不会掉一颗。做中午饭的时候就没这么惬意了,天上的太阳毒热、低矮的房屋闷热、熊熊的炉膛火热,热得我赤膊上阵,浑身还是湿漉漉的。往炉膛内添一两把稻草,就用湿毛巾擦一下脸和身子。擦得毛巾也发烫的时候,就跑到河边去冲洗一下。这样一番操作,就不觉得灶火炙烤有多么难忍。

吃过午饭,大人们午睡了,那时候就是我们最快乐的清凉时光。小伙伴们聚到一起,跳到河里打水仗、比潜水时长、摸河蚌、抓泥鳅……玩得不亦乐乎。一天中最热的时光,我们在水中度过、在嬉戏中度过、在收获的快乐中度过,又怎么会感受到夏日酷热?

纵是这般清凉,也不能一直泡在水里,还有些事情等着我们去做,比如关在栏里的鹅们“嘎、嘎、嘎”吵闹着要出

去吃草,圈里的猪也饿得嗷嗷叫。我们挎上竹篮、挥着竹竿,指挥着一群白鹅往村外走去。鹅在吃草,我们也没闲着,不是割草,就是在水塘边钓龙虾、摸螺蛳。等到村里炊烟四起,我们往回走的时候,篮子满了。这样快乐的生活,又怎么会感觉到炎热呢。

吃过晚饭,太阳也累得下山了,一天的热量就像抛物线过了顶点以后开始慢慢下降。我们要不在大门板拼起来的简易床上躺着纳凉,要不就跑到村头大桥上乘凉。母亲用蒲扇扇出来的微风、从四处刮来的阵风,让我们变得安静,享受着自然风带给我们的清凉与舒爽,在聊天声里、在虫鸣蛙叫声里、在满天的星辰下,我们慢慢进入了梦乡。

不知道是现在的夏天更热了,还是我们更娇贵了,或者是我们的快乐变少了,如今的夏天已经失去了旧时的清凉。

我怀念旧时的夏天!

守望 (外一首)

□ 贺红岩

守望麦田的人
是为心中的一份丰收的幸福
在寒风中张望的鸟雀
渴望一份枝头的绿意

所有的花朵
都有一个孕育果实的梦
果实的内心
蕴藏着阳光的精华

大地的生命
在季节的辗转中轮回
走过葱茏与收获
彰显出生命的价值

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劳动者的光芒
照亮一份丰硕的成果

人生在世
踏实地工作
就有一个踌躇满志的盼头
绽放人生的精彩

梦回故乡

一支狗尾巴草
撩拨蚂蚱的触角
蟋蟀的笑声
从草丛中清晰地传来

稻谷的腰身
低了又低
以成熟的姿态
聆听大地的回音

一两朵小花
探出头来
忽闪着大眼睛
看一个成熟的世界

收割的镰刀
在大地上挥舞
那些成熟的谷穗儿
正渴望乘上回家的班车

远方的游子
有一个丰收的梦境
成熟也是一种乡愁
让人梦里回故乡

稻花也美

□ 王中平

蛙声嘹亮
太阳热烈
蝉鸣一声连着一声
蜻蜓停在一株水稻上
田里的鱼
缄默不言
风儿缠绵
村姑赤脚走过田埂
婷婷袅袅
一朵花破壳而出
娇小
清香
淡雅
翠绿上一点鹅黄
稻花也美